

阿西莫夫： 机器人短篇全集

艾萨克·阿西莫夫 [美]

李华 译

ISAAC ASIMOV

THE COMPLETE ROBOT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阿西莫夫： 机器人短篇全集



艾萨克·阿西莫夫 [美]
叶李华 译



ISAAC ASIMOV
THE COMPLETE ROBOT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阿西莫夫 : 机器人短篇全集 / (美) 阿西莫夫
(Asimov, I.) 著 ; 叶李华译 . 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. 1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399-6479-9

I . ①阿… II . ①阿… ②叶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 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80237 号

The Complete Robot by Isaac Asimov
Copyright © 1982 by Nightfall, Inc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3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, an imprint of The Knopf
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2013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图字 : 10-2013-328 号

书 名 阿西莫夫 : 机器人短篇全集

著 者 (美) 艾萨克·阿西莫夫

译 者 叶李华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苏 敏 许姗姗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17

字 数 527 千
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479-9

定 价 46.0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

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

机器人学三大法则

- 一、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，或因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伤害。
- 二、除非违背第一法则，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。
- 三、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的情况下，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。

——《机器人学手册》第56版，公元2058年

导 言

我在将近二十岁的时候，已经是个坚定不移的科幻小说读者。我读了许多机器人的故事，发现它们总共分成两大类。

第一类是“威胁人类之机器人”，对此我不必作太多解释。这类故事是“铿锵、铿锵”“啊……啊”以及“有些事物人类不该知道”的混合物。过一阵子后，它们就变得极其无趣，令我再也无法忍受。

第二类（占极少数）则是“引人同情之机器人”。在这类故事中，机器人是可爱的角色，通常遭到残酷的人类奴役——它们让我着迷。1938年末，有两篇这样的故事问世，令我特别印象深刻。其中之一是因多·班德（Eando Binder）写的短篇《我，机器人》，讲述一位圣人般的机器人，亚当·林克。另一篇则是列斯特·德尔瑞（Lester del Rey）的作品，题为《海伦·奥洛》，里面的机器人是个十全十美的忠实妻子，这个角色深深吸引了我。

因此，1939年5月10日（是的，我的确保存着巨细靡遗的记录），当我坐下来创作我的第一篇机器人故事时，毫无疑问，我完全打算写一篇“引人同情之机器人”的故事。我写出了《小机》，内容主要是一个机器人保姆，以及一个小女孩，以及两者的感情，以及一位有偏见的母亲，以及一位软弱的父亲，以及一颗破碎的心，以及喜极而泣的重逢。（它最初发表时用的题目是《奇异的玩伴》，我非常讨厌这个篇名。）

可是，在我写这第一篇故事时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。我竟能隐约看到另一种机器人的影子，它既不威胁人类，也不引人同情。我开始将机器人想成由实事求是的工程师制造的工业产品，它们内设有安全机制，因此不会构成威胁；它们被造来执行某项特定工作，因此与同情没有必然的牵连。

在我继续创作机器人故事的过程中，谨慎设计的工业机器人这个概念，

在我的笔下越来越多。最后，在正式出版的科幻小说中，机器人的角色有了彻底的改变——不只在我自己的故事中，在其他科幻作品里也都有了改变。

这使我感到很高兴，许多年来，甚至几十年来，我都大言不惭地承认自己是“现代机器人故事之父”。

一年一年过去，我又陆续有些欣喜的发现。比方说我发现，当我使用“机器人学”（robotics）指称研究机器人的学问时，我并非使用一个既有的词汇，而是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词。（那是在1942年发表的《转圈圈》这个故事中。）

这个词汇现在已经十分通用，有许多期刊与书籍的名称都包含这个词，而在那个领域中，人们普遍知道它是我发明的。别以为我不为此事感到骄傲！没多少人造出过一个有用的科学名词，虽然那是我无意中的发明，我仍不愿让世上任何人忘掉这件事。

此外，在《转圈圈》这个故事中，我首度逐字列出我的“机器人学三大法则”，而这些法则同样变得家喻户晓。至少，它们一年到头被人引用，出现在各种与科幻小说毫无关联的地方，甚至在一般性的引文参考书中。而钻研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人，有时则会趁机告诉我，他们认为三大法则会是个很好的指导原则。

甚至还不只如此而已……

当我创作那些机器人故事时，我并未想到在我有生之年会有机器人出现。事实上，我当时确定绝对不会，而且愿意以极大的赌注打赌。（至少，我会打赌十五分钱，那是我对确定事件的赌注上限。）

然而如今，在我写完第一篇机器人故事四十三年后，我们真有了机器人。真的，我们的确有。非但如此，就某种程度而言，它们正如我当初想象的那样——工业机器人，由工程师设计，用来执行特定的工作，附有内建安全机制。许多工厂中都见得到它们，尤其是在日本，那里有些汽车工厂已完全机器人化。在那种工厂里，装配线的每一站都由机器人负责操作。

老实说，这些机器人不如我的机器人那么聪明——它们没有正子脑，它们甚至不具人形。然而，它们演变得极其迅速，逐步变得越来越能干与多才多艺。谁知道再过四十年，它们会达到什么水准？

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：机器人正在改变这个世界，将它朝我们无法清

楚预见的方向推进。

这些真实的机器人是从哪里来的？最重要的单一来源，是位于康乃狄格州丹柏立的一家名为“全自动”的公司（Unimation Inc.）。它是生产工业机器人的首席厂商，目前全世界架设的机器人，约有三分之一是它的产品。该公司的总裁是约瑟夫·F·恩格柏格（Joseph F. Engelberger），他很早就对机器人极感兴趣，决定将一生贡献于机器人的生产，因此于1950年代末创立了这家公司。

可是，他究竟为何这么早就对机器人如此感兴趣呢？根据他自己的说法，他对机器人的兴趣始于1940年代，当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物理的学生，原因则是读到他的哥伦比亚校友艾萨克·阿西莫夫的机器人故事。

我的天呀！

您可知道，在那些老早、老早的日子里，我创作我的机器人故事时，并未怀有那样的雄心壮志。我希望的只不过是它们卖给杂志社，赚几百元稿酬帮我负担大学学费——此外，就是看到我的名字印成铅字。

假使当时我从事的是任何其他文学领域的创作，我得到的便仅止于此。但因为写的是科幻小说，也唯有因为我写的是科幻小说，我——在不知不觉中——引发了一连串正在改变世界面貌的事件。

顺便提一下，约瑟夫·F·恩格柏格曾于1980年出版一本书，名为《实际的机器人：工业机器人的管理与应用》（美国管理协会出版），而他很好地邀请我来写序。

所有这一切，使双日出版公司的人想到——

我的各种机器人短篇故事至少散见于我的七本不同选集中。它们为何要这么分散呢？既然如今，它们显得远比任何人（尤其是我）当年所能梦想的更为重要，何不将它们结集成一本书呢？

说服我同意并不困难，因此现在这三十一篇故事凑到一块。它们总共约有二十万字，写作年代跨越1939至1977年。

艾萨克·阿西莫夫 / 1982年

目 录

导 言 / I

非人形机器人 / 1

孩子最好的朋友 / 2

莎莉 / 5

总有一天 / 24

不动的机器人 / 33

观点 / 34

思考! / 38

真爱 / 47

金属机器人 / 51

AL76走失记 / 52

无心的胜利 / 64

天堂异乡人 / 83

光雕 / 110

分离主义者 / 115

小机 / 121

人形机器人 / 141

让我们同在一起 / 142

镜像 / 157

三百年庆事件 / 173

鲍尔与多诺凡 / 187

第一法则 / 188

转圈圈 / 191

理性 / 210

抓兔子 / 228

苏珊·凯文 / 249

骗子！ / 250

保证满意 / 268

列尼 / 282

校工 / 296

消失无踪 / 329

逃避！ / 355

冒险 / 378

证据 / 403

可避免的冲突 / 425

女性直觉 / 446

两篇压轴之作 / 469

……汝竟顾念他 / 470

双百人 / 494

结 语 / 533

非人形机器人

我并未依照撰写的顺序编排这些机器人中短篇，而是根据故事的性质加以分类。比如说，在这第一部分，我叙述的机器人都具有非人的外形——一只狗，一辆汽车，一个箱子。有何不可？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的工业机器人，看起来便都不像人类。

其中第一个故事《孩子最好的朋友》未收录于我以前出版的任何选集。这篇故事创作于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，您能发现它隐约有《小机》的影子，别以为我未曾察觉。后者比前者早了三十五年，本书将它放在较后的位置。

此外，您会注意到，在这三篇故事中，都凸显了“引人同情之机器人”的概念。然而，您或许还会注意到，在《莎莉》这个故事中，似乎未曾暗示三大法则的存在，反倒明示了“威胁人类之机器人”。好吧，如果我要偶尔这么来一次，我想是可以的。谁又能阻止我呢？

孩子最好的朋友

安德森先生说：“吉米在哪儿，亲爱的？”

“在外头，环形山上，”安德森太太说，“他不会有什么事的，机犬跟他在一起。对啦，它到了吗？”

“到了，它正在火箭站，在接受各种检验。老实说，我自己几乎等不及了。自从十五年前我离开地球，就没有真正见过一只，而影片根本不算数。”

“吉米从来没见过。”安德森太太说。

“因为他是在月球出生的，没办法造访地球。那正是我要引进一只的原因，我想它是来到月球的第一只。”

“花了不少钱。”安德森太太一面说，一面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“维护机犬也不便宜。”安德森先生应道。

正如他母亲所说，此时吉米在环形山上。根据地球的标准，就一名十岁男童而言，他身形苗条，个子却相当高，四肢则又长又灵巧。现在他穿着太空衣，看来较为臃肿、粗短，但他仍能轻易应付月球的重力，让任何生于地球的人望尘莫及。每当吉米伸长双腿，展开青蛙跳时，他的父亲便会开始落后。

环形山的外侧向南倾斜，而低挂在南方天空的地球（从月球市望去，它总是在那里）几乎是个满球，因此整个环形山坡明亮如白昼。

这个山坡不怎么陡，即使身负太空衣的重量，吉米仍能以腾跃的动作向上飞奔，仿佛重力根本不存在。

“来啊，机犬。”他叫道。

机犬可经由无线电听到他的声音，于是一面吱吱叫，一面跳过来。

吉米虽然是行家，却无法胜过机犬，因为后者不需太空衣，并拥有四条腿与钢铁肌腱。机犬轻快地掠过吉米的头顶，翻了个筋斗，几乎就落在他的

脚下。

“别卖弄了，机犬，”吉米说，“待在我看得见的地方。”

机犬又吱吱叫了一声，这声特别的叫唤代表“遵命”。

“我不相信你，你这个骗子。”吉米叫道，然后他借着最后一跃，跃过了环形山壁弯曲的上缘，随即落到内坡表面。

地球沉到环形山壁的顶峰下，一片漆黑立时将笼罩。这一阵温暖、友善的黑暗，消除了地面与天空的分野，只有闪烁的星辰是唯一的区别。

实际上，吉米不该在环形山壁的暗面玩耍。大人都说很危险，但那是因为他们从未到过那里。该处的地表又平又脆，而且吉米知道那几块岩石每一块的确切位置。

此外，机犬就在一旁陪他，围着他跳来跳去，又会吱吱叫，又会射出光芒，他在黑暗中奔跑怎么会有危险？即使没有光芒，机犬也能根据雷达知道自己在哪里，还有吉米身在何处。只要有机犬作伴，吉米就不可能出问题。当他太接近岩石时，机犬会把他绊倒，有时还会跳到他身上，表示有多么爱他；而当吉米躲在岩石后面时，机犬便会拼命绕圈子，发出低哑、惊恐的吱吱声，事实上它始终明白他躲在何处。有一次，吉米倒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假装自己受伤了，机犬赶紧发出无线电警报，月球市的人立刻匆匆赶来。事后，吉米的父亲训斥了他一顿，吉米就再也不敢尝试这种恶作剧。

正当想到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在私人波长中听见父亲的声音。“吉米，回来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”

现在吉米脱下了太空衣，也已经沐浴完毕。从外面进来后，沐浴是一道必需的手续。就连机犬也需要喷水，但它喜欢这样做。它四条腿稳稳站着，三十公分长的小身子不停哆嗦，还发出一点点光芒。它有个小脑袋，上面没有嘴巴，只有两个罩着玻璃的大眼睛，以及容纳脑子的一块凸起。它一直在吱吱叫，直到安德森先生说：“安静，机犬。”它才停下来。

安德森先生脸上挂着笑容。“我们有样东西给你，吉米。现在它还在火箭站，不过等到做完所有的检验，我们明天就能把它带回家。我想我现在就能告诉你。”

“从地球来的吗，爸？”

“一只来自地球的小狗，孩子。一只真正的狗，一只小苏格兰犬，月球上的第一只狗。你再也不需要机犬了。我们无法保有两只宠物，你懂吧，我们要把机犬送给别的孩子。”他似乎在等待吉米有所回应，然后又说，“你应该知道狗是什么，吉米，它是真正的东西。机犬只是个机械仿制品，是个机器狗，它的名字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吉米皱起眉头。“机犬不是仿制品，爸，它是我的小狗。”

“不是真的小狗，吉米。机犬只是一团钢铁、一些接线，以及一个简单的正子脑，它不是活生生的。”

“它会做我要它做的每件事，爸。它了解我，它当然是活生生的。”

“不，孩子。机犬只是个机器，只是被设定成表现出那些行为。狗儿则是活生生的，等你有了那只狗，你就不会再要机犬。”

“那只狗需要太空衣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当然。但值得花那些钱，而它会习惯的，何况它在市内不需要穿。一旦它来了，你就会看出两者的分别。”

吉米望向机犬，后者再度发出吱吱叫声，声音非常低缓，仿佛代表着恐惧。吉米伸出双手，机犬便纵身跳进他怀里。吉米说：“机犬和那只小狗会有什么分别？”

“这难以解释，”安德森先生说，“但很容易看出来。小狗会真正爱你，机犬只是被调整成装得好像它爱你。”

“可是，爸，我们不知道小狗体内有些什么，或是它有什么感情，那些可能也是装出来的。”

安德森先生皱起眉头。“吉米，等你体验到一只活物的爱，你自然会知道两者的分别。”

吉米紧紧抱住机犬。他也皱着眉头，而他脸上不顾一切的表情，表示他绝不会改变心意。他说：“可是它们怎么表现又有什么差别？我的感受不算数呢？我爱机犬，这才重要。”

而这只小小的机器狗，自出厂后从未被人抱得那么紧，此时发出高亢、急速的吱吱声——快乐的吱吱声。

莎莉

莎莉沿着湖边车道行来，因此我向她挥挥手，喊着她的名字。我总是喜欢见到莎莉——他们每个我都喜欢，你了解吧，但莎莉是他们之中最漂亮的，这点绝对毫无疑问。

当我向她挥手时，她的行动加快了些。但丝毫没有不庄重，她从来不会那样。她只是稍微加快速度，刚好足以显示她也高兴见到我。

我转向站在我身旁的男子，对他说：“那是莎莉。”

他对我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。

刚才赫斯特太太带他进来时，她曾说：“这位是吉尔宏先生，杰克。你该记得他给你写过信，要求跟你见个面。”

那只是礼貌话，真的。在这座农庄里，我有上百万件事要管，绝不能把时间浪费在处理邮件这件事情上，这就是我把赫斯特太太请来的原因。她住得相当近；她很会处理那些愚蠢的信件，从来不必请教我；而最重要的是，她喜欢莎莉与她的同伴，有些人则不然。

“很高兴见到你，吉尔宏先生。”我说。

“拉蒙·J. 吉尔宏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向我伸出手来，我和他握了握手便松开。

他是个块头颇大的家伙，比我高半个头，身材也比我宽。他大约是我的一半年纪，三十多岁吧。他有一头黑发，中分，用发蜡梳得光滑服帖，此外还有两撇小胡子，修剪得非常整齐。他耳朵下方的颞骨异常宽大，使他看起来好像罹患轻微的腮腺炎。在影像节目中，他是扮演反派的不二人选，所以我反过来假设他是好人，事后才证明影像节目不会永远是错的。

“我是雅各布·福克斯，”我说，“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？”

他咧嘴一笑，嘴巴张得又大又开，露出一副雪白的牙齿。“你可以告诉

我些关于这座农庄的事，只要你不介意。”

我听见莎莉来到我身后，便伸出了右手。她刚好将身子蹭过来，她的挡泥板那种坚硬以及光滑瓷漆的感觉，使我的手掌感到一阵温暖。

“好一辆自动汽车。”吉尔宏说。

那是另一种说法。莎莉是2045年出厂的敞篷车，具有汉尼斯-卡勒顿正子发动机，以及一副阿美特底盘。在我见过的所有车型中，要数她拥有最匀称、最精致的线条，绝无例外。近五年来，她一直是我的最爱，我将梦想得到的一切都装在她身上了。在这段日子里，从来没有任何人握过她的方向盘。

一次也没有。

“莎莉，”我一面说，一面轻拍着她，“来见见吉尔宏先生。”

莎莉的汽缸隆隆声上扬了些，我趁机仔细听听有没有任何爆震。最近，我几乎听到每辆车都出现发动机爆震，更换汽油也不见丝毫改进。然而这一回，莎莉的运转却跟她的喷漆一样平滑。

“你的汽车个个都有名字吗？”吉尔宏问。

听他的口气他是被逗乐了，赫斯特太太则不喜欢这种像是开农庄玩笑的口气。她以尖锐的口吻说：“当然。这些车子都有真正的人格，对不对，杰克？轿车全部是男性，而敞篷车都是女性。”

吉尔宏再度露出微笑。“你让它们住在不同的车库吗，夫人？”

赫斯特太太狠狠瞪他一眼。

吉尔宏又对我说：“现在，不知道我能否跟你单独谈谈，福克斯先生？”

“这要看情形，”我说，“你是记者吗？”

“不，先生，我是个代理商。我们的任何谈话都不会发表，我向你保证我极为尊重隐私权。”

“我们沿着车道走几步吧。那里有张长椅，我们可以坐在那儿。”

我们开始向前走。赫斯特太太走开了，莎莉则紧跟在我们身后。

我说：“你不介意莎莉跟我们同行吧？”

“一点也不。她不能重复我们的谈话，是吗？”他为自己的笑话大笑几声，又伸出手来，抚摸莎莉的栅板。

莎莉马上快转发动机，吉尔宏赶紧抽回手来。

“她不习惯陌生人。”我解释道。

我们在大橡树下的长椅上坐下来，隔着小湖，我们可以看到那条私家高速车道。现在是一天中较暖和的时辰，那些汽车纷纷出笼，至少有三十辆，颇有排山倒海之势。即使在这个距离，我也能看见杰瑞米亚正在玩他的老把戏——鬼鬼祟祟跟在某辆老成持重的型号后面，然后猛然加速，呼啸而过，还故意将刹车踩得吱吱响。两个星期以前，他把老安谷斯整个挤出柏油路，为此我把他的发动机关掉两天。

不过，只怕这样做根本没用，而且看来似乎没有任何解决之道。因为杰瑞米亚无论如何是一辆跑车，这种车子简直性急得可怕。

“好啦，吉尔宏先生，”我说，“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打听这些？”

但他只是一面四下张望，一面说：“这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地方，福克斯先生。”

“我希望你叫我杰克，大家都这么叫。”

“好吧，杰克。你这里总共有几辆汽车？”

“五十一辆。我们每年会增加一两辆，有一年我们一口气收进五辆。我们尚未失去任何一辆，他们全部处于最佳运转状态。我们甚至有辆仍能行驶的一五年MM型，那是最早的一批自动车，是这里的第一件收藏。”

好个老马修，它现在每天大多时间都待在车库，话说回来，它是所有正子发动机车辆的老祖父。曾有一段时日，唯有瞎眼的老兵、下身麻痹的病患，以及国家大员才驾驶自动车。但我的老板山姆森·哈里基很有钱，买得起这样一辆。那个时候，我是为他开车的司机。

想到这些令我感到自己真是老了。我还记得世上没有一辆自动车的时代，当时没有任何汽车拥有够聪明的脑子，能自己找到回家的路。我驾驶的是一堆死气沉沉的机器，每分钟都需要有人将手放在驾驶盘上。每年累计下来，像这样的机器总会杀死好几万人。

自动车改变了这个局势。不用说，正子脑能作出远比人脑迅速的反应，从此人类不需要再握住驾驶盘。你只要跳上车，敲下你的目的地，让它自己走就行了。

现在我们将这视为理所当然。不过我还记得，当第一批法律出炉，强迫

那些老旧机器离开公路，只准自动车上路时的情形。天啊，真是乱成一团。世人以各种字眼咒骂这个规定。可是这样做腾空了公路，制止了杀戮，使更多的人能以新方式做更便捷的旅行。

当然，自动车比手动车贵上十倍至百倍，没有多少人负担得起一辆私家自动车。于是，汽车工业开始专门生产自动巴士。这样一来，你随时能打电话给某家客运公司，让一辆自动巴士几分钟内来到你家门口，将你载到你想去的地方。通常，你得跟你同路的人共乘一辆，但这有什么不对吗？

不过，山姆森·哈里基还是买了一辆私家自动车。车子送来后，我马上去找他。当时，那辆车对我而言还不是马修。我不知道它有一天会成为农庄的元老，我只知道它即将抢走我的饭碗，所以我恨它。

我说：“你再也不需要我了，哈里基先生？”

他说：“你紧张个什么劲，杰克？你总不会认为，我会把性命交给这样一个新奇玩意儿吧？你给我坐在驾驶座上。”

我说：“但它是全自动的，哈里基先生。它会扫描道路，对障碍物、行人和其他车辆作出正确反应，而且还记得行进路线。”

“他们是这样说，是这样说没错。纵使如此，你还是给我坐在方向盘后面，以防任何意外发生。”

说来也真好笑，一个人怎么会爱上一辆车。我在下一刻就改口称它马修，从此，将它保养得光亮如新、精神抖擞，花了我所有的时间。正子脑若想保持在最佳状态，就得始终控制住车底盘，这意味着值得随时保持油箱满载，好让发动机日夜都能不停慢转。过一阵子后，我便能根据发动机的声音，判断出马修感受如何。

哈里基也渐渐喜欢上马修，却与我的方式不同。他没有其他喜爱的对象——他的三任妻子离的离，死的死，而他的五名子女与三个孙辈都比他早逝。因此当他去世时，他将他的属地变更为“退休汽车农庄”，由我负责管理，马修则成为众多高贵成员中的第一位，这或许也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。

结果这项工作成为我生命的全部。我一直没结婚。我要是结了婚，就无法全心全意伺候这些自动车。

报社认为这件事很有趣，可是不久之后，他们就不再取笑了。有些事是你不能取笑的——或许你一直买不起一辆自动车，或许你永远也买不起，可